

情牵大亮山

——李雪健的“还愿”之旅

□李培禹

大亮山在哪儿?

大亮山在哪儿?在云南边陲保山施甸县境内。为什么叫“亮”山?因为它秀,光秃秃,一片荒凉。

20多年前,一位从地委书记位子上退下来的老者,在这里搭下窝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种树不止、护林不止,一直干到22个年头后的一个秋天,他再也干不动了,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位老人叫杨善洲。

两年前,一个演员来到这里,要把老人的事迹搬上银幕。他说:“刚接戏那会儿,我对这个人物的真实性还有怀疑,世界上真的有这样无私的人吗?可到了保山后亲眼一看,我为我心里有个问号而感到内疚,说夸张了有点羞耻。我上了大亮山的林场,看到过去曾经是光秃秃的一片山,现在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大林海。这森林不是假的,是这个老爷子退休后带了一帮子人,在山里20多年干出来的。”于是,他钻进了杨善洲的生活,翻山越岭重走杨善洲的路,还借来杨善洲的衣服、帽子、布鞋、油灯、拐杖,整天穿着、拿着找感觉。他说他的灵魂得到了一次净化,成了杨善洲的“粉丝”,这个演员是李雪健。

电影拍完进入后期制作,有人说,这片子能获奖。李雪健说:“如果得奖,我要把奖杯捐给老爷子。”他把这个念头说给朋友们听时,谁都没在意。谁知,这是他内心的一个承诺!

电影《杨善洲》获奖了,像以往一样创作完成,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可这次不同,大亮山上那个远去的老爷子的身影,还牵着他的心。他还有个愿要还。

《杨善洲》的获奖“遭遇”

然而,20余年过去了,很多东西发生了改变。两部影片上映之后的不同结果,令李雪健感慨不已。“去年6月30日,《杨善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映。7月19日,全国公映,我当时在昆明。云南观众的热烈反应使我很兴奋,可北京一家影院,8个放映室,当天只有一个放映室在午饭时间安排了一场放映,全场只有两个观众,其中有一个是我爱人。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宿没睡着觉。一盆冷水泼得我浑身发凉。回到北京两三天后,我又接到儿子的电话,告诉我,另一家影院在晚上七点半安排了一场,比7月19日那天好了一些,有三个观众,其中有一人是我儿子。同期上映的《变形金刚3》,当天票房过亿元!为什么?我便去看一天票房过亿元的电影是什么样的。看完后,有人问我感受。我说,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不夸自己啊,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所谓寓教于乐。《变形金刚》不就是美国先进武器的广告嘛!广告片,票房一天就上亿元。我懵了,也不

懂。后来,《杨善洲》票房也过亿元了。我的一个朋友,带着孩子去看,看完后,他发一条信息给我,说孩子流泪了。我看到这个信息之后特别高兴,给他回信息说:“我给你发信息的时候,我要流泪了。我得到了安慰,得到了鼓舞!”

“相似的人物和电影,为什么会有如此天壤之别?是时代不同了,观念不同了,还是什么?”李雪健说他仍然没有想清楚。不过,让他欣慰的是,年轻观众对于这部电影的接受和认可。在第十九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他凭借《杨善洲》荣获最佳男演员奖。“我儿子说过,我这样的演员在年轻人中‘人气不旺’,但我上台领奖时,同学们的掌声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说,这个掌声不是给我的,是给老爷子的,是对杨善洲这个人物的认可和热爱。”

也许是回应雪健的一片赤诚,电影《杨善洲》继在大学生电影节上获奖后,又先后夺得了中国电影“华表奖”、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贡献者奖和北京影视界的最高奖“春燕杯”奖。我知道,这一座座奖杯在他心里有着怎样的分量!

2013年的金秋10月在雪健的期盼中来临了。10月10日,是杨善洲逝世3周年的忌日,也是云南保山杨善洲事迹陈列室建成开展的日子。8日清晨,我有幸随李雪健提前两天踏上了“还愿”之旅。飞机从北京经转昆明降落在保山机场后,我们

一路奔波,沿施甸河溯源而上,两岸格桑花开得正旺,雪健心情大好。到达林场后,又换乘越野车一路颠簸,终于攀上了大亮山顶。至此,行程已逾2600多公里。极目远望,林海绵延,郁郁葱葱。雪健在杨善洲的塑像前伫立凝思良久,自言自语地说:“老爷子,我来看你了。”由于赶路急,我们没有带鲜花来。真巧,在我们之前到来的几个参观者一下认出了李雪健,十分惊喜。他们刚刚把一个大花篮放在墓碑前,一位抱着女儿的年轻妈妈就把自己手中的一束金黄色的菊花递给了雪健。大家一起深情地缅怀杨善洲老人。此情此景,令人动容。

10日上午,在捐赠奖杯仪式上,施甸县女县长张云怡郑重地一一接过奖杯后要退下,雪健忽然说:“张县长,你先别走。”县长一愣,大家也有点愣。雪健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说:“我还有件小事要托付给你。这是我拍《杨善洲》得的奖金,我也带来了,我托你把它转交给大女儿杨惠菊。逢年过节,清明到了,让她替我给老爷子扫墓,献把花吧。”立时,掌声四起。“也替我去家里的墓地给跟着老爷子吃了辈子苦的老伴儿张玉珍阿姨上坟……”哽咽,他说不下去了。我见到主持仪式的保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蔺斯鹏,忍不住转身去擦拭眼泪……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大概只有我知道,电影《杨善洲》获得的奖项,不止那四座奖杯,它还获得了中国电影“百花奖”的提名奖。出门前收拾奖杯时,雪健说:“提名奖,有点遗憾,就不拿了吧。”可他却把因提名奖得到的一万元奖金,也装进了信封,和那四座奖杯获得的一万元奖金一起捐给了杨善洲的后人……

终于要和大亮山说再见了,保山市委书记李正阳一早赶来送行。瞧吧,雪健要带回北京的有杨善洲的大女儿惠菊摘的柿子,存下的核桃;二女儿惠兰亲手酿的葡萄酒,酸醋;老三惠琴更是木耳、三七、红茶、蚕豆等大包小包占满了手。人群中,一直默默跟着的年近七旬的善洲林场老场长自学洪,手里备着一瓶矿泉水,有空隙就赶紧把水举过来,“雪健,喝水口哟。”

我不禁有点恍惚,这是拍电影呢还是生活中啊?无关紧要。大亮山的“还愿”之旅,已是那样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遍地诗篇

□刘庆邦

我国许多美好的地方,比如三山、五岳、五湖、四海等,我差不多都去过了,自以为眼福已经到了饱和的状态。随着年龄增大,腿脚变懒,一般情况下,能不去的地方我就不去了。当有朋友相邀去阿尔山看看时,我的态度不是很积极。阿尔山?以前没听说过呀,阿尔山在哪儿?朋友说:阿尔山在内蒙古的大兴安岭,靠近中蒙边界。我问:阿尔山有什么好看的?朋友说:据说阿尔山很美,养在深山人未知,去看看就知道了。北京齁热的,到那里权当避暑吧。有直达航班,一翅膀子就飞到了。盛情难却,那就吧。

把阿尔山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读了几天,我不敢说把阿尔山读熟了,读懂了,但总算读了个大概,对此山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怎么来概括我的印象呢?一水一灵韵,一花一诗眼,原来阿尔山到处都是诗啊!

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阿尔山到处铺展着绿色的草原。草原从脚下铺起,铺到河边,铺到村庄,铺满了整个大地。草原铺到山脚前并不停止,它顺着山坡,一直向上铺去,几乎与蓝天连成一片。阿尔山的草原还不是诗,它是用来写诗的大面积的纸张。只不过,一般的诗纸是白色或粉红色的,而阿尔山的诗纸是绿色的,纯粹的绿色。天上飘过一朵白云,白云投下的影子使草原中的一块颜色变深,像是由初春的柳绿变成了夏天的麦绿。白云是飘动的,投在草原上的深色影子也在移动,在我的想象里,那是白云要把诗纸铺展得更平整一些,并一遍一遍地擦拭,仿佛在大声召唤诗人们,纸给你们准备好了,快些来写诗吧!

如果说原上的草还不能称为诗的话,阿尔山漫山遍野的林木应该是写在大地上的生机勃勃的诗行吧。阿尔山的森林有原始森林,也有人工林,林地总面积将近七百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树种除了落叶松、樟子松、白桦、云杉等,还有数不清的灌木。诗行有长短,有粗细,显得不是那么整齐。这样的诗有着野生和自由的特点,正与新诗相对应。每一棵树都宛如诗行中的一个字,众多的字集合起来,就构成了生动的诗句和蔚为大观的诗篇。这些诗扎根大地,直指天空,有着深厚的根基,高远的精神向度。这些诗句被春风吹拂过,被秋霜染红过,被白雪覆盖过,有着丰富的经历和内涵。更重要的是,这些诗有着坚强的意志,高贵的品质,一旦构思成熟,一

旦落笔,它们就站在一个地方坚持到底。风来了,雨来了,它们只是微笑一下。霜来了,雪来了,它们也没有任何转移的动向。这样的诗,谁不喜欢呢?

阿尔山的水系是诗篇的灵气所在。不管

什么地方,如果缺了水,就谈不上灵气,就少了诗意。而阿尔山的水系是发达的,水源是充

沛的,被誉为高山泽国,在阿尔山期间,我们看

到了哈拉哈河、伊敏河、天池湖、杜鹃湖、三潭峡等河流和湖泊,在大池子里享受了真正的

天然温泉,每天都沐浴在诗篇的灵气里。值得

一提的还有阿尔山的矿泉水,它清澈透明,装

进瓶子里,如诗进一首诗。“诗”透明得好像什

么都没有,但里面却溶入了丰富的矿物质和宝贵的微量元素。

诗写要找到诗的眼睛,阿尔山到处都是诗

篇,它的诗眼在哪里呢?按我自己的理解,那

在清风中摇曳的花朵应该是明亮的诗眼吧。

我在阿尔山欣赏到了多种以前在别的地方从

未看见过的花,如金老梅、银老梅、金莲花、金

露梅、野百合等。那些花有红有黄,有蓝有白,

称得上五颜六色。它们不是人工所养,都是在

肥沃的黑土地里自己长出来的。它们的生长

是顺其自然,也是天择的结果。所以每朵花都

显得很有底气,都鲜艳无比。那天在刚刚开通

的中蒙阿尔山口岸参观,我见绿色的草原上

盛开了一盏盏硕大的白色的花朵,觉得甚是

罕见。请教当地的司机师傅,才知道那是野百

合花。万绿丛中一点白,它白得那么醒目,又那

么夺目,不是光彩烁烁的诗眼又是什么呢!

最能识别生态环境优劣的不是我们人

类,而是各类昆虫。别看昆虫不起眼,它们的

感官却非常灵敏,对环境友好的要求格外高。

哪里聚集着大量的昆虫,就表明哪里的环境

适合生存,哪里能得到快乐,哪里便于繁衍生息。

看天池需要登一座小山,在登山的路上,

我听到了多种鸟语,看到了翩翩翻飞的蝴蝶

和驾轻就熟的蜻蜓。蝴蝶多是捉对起舞,对对

色彩斑斓的蝴蝶如飞翔的花朵。一对身手矫捷的蜻蜓更有绝的,它们一边交尾,一边在空中云游。

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在花蕊间钻进钻出、忙于采集花粉和酿造蜂蜜的蜜蜂,哪里有花,

哪里就有它们辛勤劳动的身影。这些小鸟

和昆虫在阿尔山的诗篇中担负着什么角色呢?

它们应该是一种诗魂吧!

阿尔山之行,此行不虚。

你喜欢坚持,方法就越来越多;你喜欢放弃,借口就越来越多。



你喜欢坚持,方法就越来越多;你喜欢放弃,借口就越来越多。

赵春青 画

看病小记

□周倩

孩子生病,半夜发烧39.2度、呕吐,我们心急如焚抱起孩子就往医院赶,心里只想赶紧找到大夫问问清楚。到了医院门口,孩子爸爸停车的工夫,我已经抱着孩子冲进了急诊室。诊室里人很少,有几个打点滴的病人,我匆匆忙忙地找到咨询台的护士问:“请问,儿科急诊在哪?”护士头也不抬地回了句:“前面,看指示牌。”一句话回答得看似清楚,但由于而言,等于白问。好不容易找到值班医生,抽了血,拿着化验单交给医生,医生看了之后只说一句:“病毒性感冒,嗓子有点红。”我有点懵,没带孩子去人多的地方啊,这几天就是饮食过于油腻了,我不懂医,也不知道“病毒性感冒”究竟为何,趁人家开药的间隙,忐忑地问:“请问,病毒性感冒是什么导致的呢?这几天喂饭有点多,会不会是上火啊?”医生叹口气:“很多原因导致,可能有点火。”望着惜字如金的医生,我们只好退到诊室外,开了药,遵医嘱,在医院给孩子喂退烧药,一阵哭闹之后,孩子还是把喂进嘴里的药吐了一地,手足无措的我们只能抱着孩子来回走,大概是孩子的哭声吵到了医生,她赶紧把门关上了。

到了楼上,依然是人挤着人地排队分诊,幸好我是提前预约的,很快被叫到号,和另外3个患儿家长一起在诊室外等候。诊室门没关,等候的家长都是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不时探头进去看,护士不停地在旁边提醒:

“请大家排好队在外面等会儿,不要影响医生看病。”但还是有一个家长抱着哭闹的孩子冲进了门,就站在门口那里,任护士怎么说也不退后一步,见此情景,诊室里的家长赶紧把门关上了。好不容易轮到我们,医生边给孩子诊疗,边问:“怎么不舒服?”害怕医生嫌我啰嗦,早上出门前我就想好了用尽可能简短的语言回答,医生边开药边点头:“烧退了,也不咳嗽,现在就是把呕吐止住就没事了,之前化验血不是也没问题吗?就是小儿积食导致的,回去给她喝清淡的粥。”简短数语,不到两分钟,开完药,我们出了诊室。

回想两次看病经历,医生诊断开药的时间差不多,但却给我不同的感受,头一回,看

完病,依然是一头雾水,回家在网上查什么

叫“病毒性感冒”,越查越不明白,看了病不仅

没弄清楚原由,反而还加剧了担心;第二回,

看完病,心里豁然明白过来,什么叫“积食”

相信做家长的都明白,开了药,提醒了注意事

项,回到家安心地给孩子喝了粥。

如今,医患纠纷是个社会难题,一边是莫名的患者家属暴打医生,一边是医生护士集体呼吁反对暴力。我没有亲眼目睹过医暴,不好给出评断;从个人角度而言,我不是大夫,不会看病,始终是站在患者的角度,所以看法也不免有失偏颇。但有一个道理显而易见,健康人不会事儿往医院去找茬,去医院的人都是想把自己的病看好。而对于医生来说,救死扶伤是职责,医治患者是饭碗,谁也不会故意砸掉自己的饭碗。如此来看,医生、患者之间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怎么会弄成水火不容呢?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去年我生孩子的那

个傍晚,120把我送进急诊的时候,大厅里

很多,老公去建卡,交钱之前,我被推到一个

B超室门口,我们试着敲门进去,老公讨好地

问:“大夫,我老婆突然破水,医生说要做B

超,我这就去交钱,能不能让她先在这等着。”那个女医生(我已回忆不起她的模样)走过来,说:“这里晚上不接诊,你快去吧,让她在这没问题,我先帮你照顾她。”然后又告诉老公哪里交钱,哪里建卡。再后来,精神紧张的我一直在推进手术室之前,一直都是她帮着照顾我。B超结果出来要马上手术,她和老公推着我一路跑到楼上手术室,路上我们一直感谢她,我记得她说:“现在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就遭受过罪,父母又不在身边,这都能理解,没事,不用紧张。”

我想,假如抛开现有医疗制度的缺失不谈,单纯从人的角度去思考,作为人,应该有最起码的良心,倘若医生都本着良心给患者治病,不会出现红包、回扣之类的丑闻;倘若病人体谅医生的辛苦,耐心等待治疗的同时给予医生最基本的信任,也许,医患暴力就会消失吧。



冬日的守望

□顾晓蕊

她举着相机,或站或蹲,对着一池残荷拍照。我有些不解地看着她,这一方荷塘里尽是枯枝败叶,有什么可拍的呢?索性由她去,她拍

拍寒风中的残荷,我沿着塘边漫步。

岸边有一棵老树,粗壮的树干上,布满岁

月的伤痕。我捡起一片落叶,凝视许久。曾收

到来自远方的信笺。信中夹着一枚枚美丽的

叶子,上面写着深深的祝福。如今,那些信笺

还在,友情却变淡了。